

抗戰中國民族光榮
治國興論

時事急月之五



遼北省保安軍政治部翻印

抗戰中國民黨統治區輿論

遼北省保安軍政治部翻印

原編者的話

大後方主張民主的輿論，最近透過了無比的困難和嚴密的檢查制度，首先在成都、昆明、桂林等地，然後在重慶，慢慢的發展起來了。我們從今年一月以來大後方的二十餘種報紙和雜誌中，摘錄了一些，編爲十題，供大家的參考。這裏有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的言論，立場雖有不同，要求民主則是相同的，我們要求國民政府保護這種正在興起的民主運動，使它得到自由的發展，以增強抗戰的力量。

一九四四年七月

目 錄

原編者的話·····	一
一 反對專制獨裁要求民主自由·····	一
二 要求正面戰場停止挨打作風·····	七
三 反對官僚資本壟斷獨佔·····	一五
四 要求人民的基本權利·····	二五
五 反對貪污要求整飭行政機構·····	三三
六 反對黑暗的保甲制，要求實行人民的地方自治·····	三八
七 反對控制思想，反對毒害青年的特務活動·····	四四
八 要求工業的生產自由·····	四八
九 要求改變農業生產萎縮的現象·····	五二
十 要求改善廣大民衆痛苦不堪的生活·····	五六

一 反對專制獨裁要求民主自由

中國法西斯勢力還很強大

中國人民守土的力量是強大的，有七年的抗戰可以證明。但中國的反動派和法西斯也甚強大。這由汪精衛及許多將領的叛國，由一部分國軍的被用來封鎖游擊區，由一些人仍然看私利比國家爲重，由農民的受壓迫及國內大多數地方沒有真正的工人運動，又得到了證明。（宋慶齡向美呼籲）

我國自戊戌君主立憲運動以來，歷時四十五載，當局習於專政，壓抑民氣，致上下隔閡，邦無法軌，且民族道德文物制度愈趨愈下。（孫亞夫，再生第九十四期）

今日之官權，其範圍既擴大以干涉及於人民之各種生活，其深度又深及於社會之最基層。昔稱「滅門知縣」，今則有「滅門鄉長」。試略察地方人民之隱痛，今日官權之龐大，使智者銜口結舌，弱者縮頭重足，欲以發揚民力，充實國力，以致國家於強盛，實爲南轅而北轍。（余家菊，憲政月刊第三號）

法網密布，動輒得咎，約於法之白紙黑字，移於憲草，亦白紙黑字也。今日如此，後日可知，與其望日後政府之開明，毋寧望現在政府屏除枷鎖，以養成保障人權之休風。

(新中國日報二月十六日)

尊重人民權利之習慣，向爲東方數千年來所未聞。雖民國建立已三十載，木見吾國官廳視此事爲國本所繫，相與尊重之也。(張君勵，再生第九十四期)

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國民，真正能過着人的生活，享受人的權利的，便太少了！(何香凝。桂林大公報三月八日)

人恆謂國民能力不足以行憲政。斯言也。吾於遜清光宣之際一聞之。袁世凱當國之日再聞之。及今黨國昌盛之日三聞之。(余家菊，新中國日報二月一日)

必須把醉心獨裁反對民主的人清除出去

直到今天還有不忠心於民主政治的人，我們必須把這一批不忠心於民主政治的人清除出去。……有人譏議法國是失敗於民主政治，這是荒謬的看法，我認爲法國正是失敗於不忠心於民主政治的人，而出賣了民主政治，這批人就是貝當、賴伐爾之流。……中國也有中國的「貝當」和「賴伐爾」，這算不了什麼，只要有正義的人能把「貝當」和「賴伐爾」這批人趕掉，毀滅掉！(邵力子五月二十五日在重慶中法聯誼會講演)

如果有野心家要想奪取四萬萬人的皇冠，來戴在他一人或少數人的頭上，那末四萬萬人就要起來把他打倒，以四萬萬人打倒少數人是很容易的事。袁世凱便是一例，張勳

又是一例。（李璜。新中國日報一月一日）

在戰時或對外決定重大政策之時，則一舉一動，俱屬有關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。所以決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黨人甚或一黨人中的一小部分人，擅自決定，國家自屬於全體人民的，國家政策應是人民集體理智的表現，沒有得到人民的同意，而擅自決定，人民對之作何感想，以及作何處置，我們是不難想像出來的。……如果在朝黨或多數黨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一味濫用權力，擅自行動或對異己加以監視，壓迫，虐待，逮捕，逐放，甚或殘殺，則請問與暴政有何分別？暴政的結果如何，我們可從歷史上找出來。

（孫寶毅。再生第九十四期）

今天還有人歌頌舊時代以及舊時代的人物……他們說清朝的制度好，我要問：如果真是真好，清朝為什麼會滅亡？這論調真太危險了！他們又喜歡推崇曾國藩，却不知道即使今日有曾國藩出現，依然拯救不了中國，最多也不過可以使今日的中國成為曾國藩時代的中國！崇尚舊，不如崇尚新；推崇曾國藩，我以為不如推崇國父。（邵力子五月七日在復旦大學講演，新華日報五月二十五日）

有了民主、一切困難都可迎刃而解

我們抗戰七年，國家的力量還未能全部表現出來，什麼都有困難，人民無由發揮自

動積極精神。一切都由官吏去做。因此，總是辦不好。如糧派政役毛病很多。政府不是不知道，但一時糾正不了，只有靠人民主動來做才有辦法。但是一定要先給人民以組織和言論自由才行。（五月十四日孫科在重慶憲政座談會上講演）

解決中國當前的一切困難，民主政治是極必要。民主政治是加強團結抗戰的因素。要抗戰必須團結。要團結就離不開民主，有了民主就能夠真正地動員人力、物力、財力、智力，有了民主就能解決經濟、政治、軍事的困難；有了民主就能真正的團結起來全國的力量一致打擊敵人。（國訊三六八期公言）

政治之未能日進於民主，乃一切逆流暗影，一切虛弱弊竇之根本東西。數年以來，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令人焦慮日益岌岌的現象，均當歸本於政治的不良進。假若政治方面沒有民主的刷新，任何局部捕救，都將藥不對症而全無結果。（華西日報二月十四日社論）

當前迫切的需要是加強團結。可是，團結在任何國家，都是政治之民主的結果，沒有民主，團結便會落空。……階層與階層間，黨派與黨派間，……一無民主便是侵壓獨裁、欺凌，一方面壓制另一方面，便只會形成種種不一的對立、鬭爭，絕對說不上團結，更說不上精誠的團結。……在目前這空前嚴重的關頭，國人一致把民主與團結認為唯一的出路，決不是偶然的。（華西日報五月十九日社論）

擺在我們面前的，是決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。我們唯一出死入生、救亡圖存的道路，只有迅速用民主政治的武器。只有從言論自由，使人民能自由和坦白地討論一切政治問題民主化的工作。（華西日報五月九日社論）

我們要把握勝利，要實行建國，就應從過去那一堆專制的殘骸中爬出，趕快地走上一個正常的民主大道。這已經是一個無庸再多討論的定論！（左舜生，憲正月刊第二號）

要求立即恢復言論、結社等自由、空頭支票、毫無用處

我們認為單只口頭宣言還不夠真誠，更迫切仰望政府立即配合實際行動，明令恢復全民言論，結社、集會、思想、出版、居住及身體之自由：設此起碼要求——依法自由是人民應有的權利——都作不到，政府實施民主立憲的表示，也不過是張空頭支票。

（新中華國日報二月二日，民憲副刊第三期）

民主政府的真偽，還是在看人民是否是判斷者，是否有權創制立法，是否有權監督行政和財政，是否有權選擇其政府，或用平和的方法推翻不良的政府。人民若欲實行以上所述各項權力，則必須要能自由言論，自由結社，以從事政治活動，而無秘密警察與特務機關等的監視，虐待和逮捕等的恐懼。（孫寶毅，再生第十九四期）

袁世凱有袁世凱的憲法（指新約法而言），曹錕也有曹錕的憲法，但是他們有一點憲政的氣息嗎？……這應該是我國憲政運動史上最可恥的一件事，只有曹錕賄選的憲法才是唯一頒佈了的憲法……其餘却還在「草」的階段。……政府要我們研究五五憲草，至少這是第三次了。二十五年公佈以前有一次，二十八年參政會提出修正案又是一次，而今年的研究是第三次了。……「啊，又來了」，這便是我對這次「舊事重提」的感覺。……只有空洞的憲法而沒有老老實實、貨真價實的憲政，那怕是十個，百個憲法都沒有，一點用處的！我們所要的是憲政，而不是空洞的憲法！（張奚若在昆明聯大的講演）

人民要爲民主而拚命

不要管政府是不是誠意，先要問我們自己是不是要憲政，要民主，我們自己不動，休想別人把禮物送上門，要成功，一定要我們「求」得有力；要成功得快，一定要「求」得熱烈，要想澈底成功，就得拚命地「求」。

政府說戰事結束後一年內實行憲政，我們認爲這還嫌太遲，還要提早，而且，在憲法未頒佈前，民國二十年六月頒佈的訓政時期約法應該切實實行，在約法上同樣有規限人民的權利義務，允許給人民出版、言論、集會、結社、信仰、身體各種自由，這已經「有效」的約法爲什麼不使它發生真的效果呢？

民主是不成問題的。一定要民主。怕的只是假民主。無論那一種假民主都是不行的。絕對不行！（黃炎培五月二十九日在復旦大學講演）

我們中國，在目前有三種自由必須爭取的。那就是對外要爭取民族自由，對內外爭取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。……民族不能自由，這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就無法生存，政治不能自由，這個國家裡面的政治一定是專制的，落伍的，經濟不能自由，人民的生活一定得不到保障。……今後人民的任務，就是要努力去爭取這三種自由！自由是需要去爭的！人民不爭，而只等待，自由是不會來的。（五月十四日孫科在重慶憲政座談會上講演）

二 要求正面戰場停止挨打作風

正面戰場，處處退守。只有敵後游擊隊在不斷打敵人

國內戰場近來比較沉寂，和整個遠東對日攻勢中的其他戰區相較，尤其顯得沉寂。只有敵後廣大的游擊隊不斷在打擊敵人，消滅敵人。然而，這並不足以滿足容觀形勢的需要。中國戰場要完全對日攻勢中應有的任務，就必須主動而廣泛的出擊敵人。（雲南日報三月十九日短評）

抗戰將滿七年。我們雖不能發動反攻，收復失地；我們也應該一轉挨打作風，作主動的有效的防禦。（大剛報四月二十九日社論）

我們今天的問題，應該已經不是如何在消極方面制止日寇進攻的問題，而是如何在積極方面加緊完成反攻計劃，以殲滅敵寇，擊潰敵寇的問題。到了今天，我們決不能再被動的等待敵寇來打擊我們，而要由我們爭取主動去打擊敵人，去消弱敵寇的力量了。（廣西日報四月十一日社論）

關於中原戰事，在目前作戰初期這一階段中，吾人處於退守地位，已喪失若干城池，今後應當結束此退守之態勢，而準備轉入反攻之階段。……吾人必須有充分之準備，且宜有及時之反攻，以策應中原戰事，並以主動性之反攻，擊破敵人之一切妄想和詭計。（廣西日報五月十一日社論）

最近日寇在漢口廣州兩處增兵，我軍事當局據說予以嚴密注意了，其實，單只注意是不夠的，我們為什麼不拿出比注軋更實際的行動對付敵人？……目前如全國人民和同盟國所盼望的，應該是一個不沉寂的國內戰場，應該是在國內戰場上打出幾個漂亮的仗來。（雲南日報三月十九日社論）

無論現在和將來，中國大陸上對日反攻，中國應當爭取處於主導地位，必須這樣，才能夠在現在以及將來的國際外交上贏得最有力的後盾，也只有反攻，才能更有效的消

耗敵人。大家都在反攻，我們也得反攻。大家都在動，我們更要動！（雲南日報三月二十五日社論）

世界戰爭正在一步步走向決定階段，中國戰場在作最後對日決戰戰場的意義上，也正一天天受到了更大的意義，我們必須抓緊着這一點，運用我們所有的力量來擊日寇，戰勝日寇。敵人可能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，爲了這樣，我們尤其不能不集中今日所有的力量，還擊日寇，使他的任何圖謀野心都不能獲得成功！（廣西日報四月二十三日社論）

就國內現勢看，只有積極的不斷的反攻，才能納一切紛亂錯雜的現象於正規，只有不懈的反攻，才能重振士氣與民心！只有上下一致把身心和槍口集中在反攻目標上，才能夠從根穩定或解決國內許多問題！（雲南日報三月二十五日社論）

戰局空前危急，必須立即改弦更張

以時間而論，到了今天的確已有來不及之感。若在迂迴遷延，把極其有限的工夫，就誤過去，那更是不可救藥了，所以中國當前的迫切任務，不僅要澈底利用政治的民主，而且要立即利用，不能一刻延緩！（華西日報四月二十一日社論）

中原大戰，尙未結束，湘鄂大戰繼續爆發，這真是抗戰七年以來，空前危急的關頭

要是今天還不在政治上求得民主之實現，那末不民主的政治，一定會把勝利給予敵人，而使川省與其他各省，同受淪陷之慘禍。（華西日報六月七日社論）

在敵人決定性的大攻勢下，已面臨最嚴重的考驗，假如我們不能抵住而且粉碎敵人的進攻，而竟使這一進攻得遂所願，自然不能因此就說永不能夠救起國家，但至少是要多受無量的犧牲，多延苦痛的歲月，代價之高，不堪設想。（華西日報六月九日社論）

總而言之，現狀要是不改變，則來日茫茫，使人愈想愈怕。（大剛報五月二十二日社論）

一味等待盟國從太平洋上打垮敵人，是最危險的想法

拿目前情況來看，外援與自助的發展，表現出很不相稱的樣子，自助的努力好像大大落後於外援的增進……以為有了盟國更多金錢和飛機軍火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打垮敵人，不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求改進，可以穩定的取得勝利，這是要國人在心理上更須奮勵的。（華西日報五月六日社論）

認為只要盟國對日加以壓力，在遠東積極行動，敵人就易塌台，中國不必怎樣努力，就可獲得勝利的看法是最錯誤危險的，我們的勝利，並不取決於決戰之日，而是取決於準備之時，準備若失敗，勝利簡直不可思議。（華西日報三月六日社論）

如果一味認爲東方的勝利將由美國軍隊從太平洋上帶來，則不僅是一種謬誤的看法而且是一種危險的舉動。（雲南日報三月十九日短評）

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以爲我們的抗日部隊，有享受一切可能援助的權利，而只有那些袖手旁觀，並不出全力以參加民族鬭爭的人，才對人民這樣缺乏信心，而聲淚俱下地喊着：「如果明天援助不來，我們後天就要崩毀」，爲我們的祖國與前途戰鬭着的人，要求着援助，但是對於他們已作很大犧牲的奮鬭目標並沒有什麼附帶的條件，（民國三十三年孫中山逝世十九週年紀念日孫夫人對美廣播）

抗戰初期滕縣台兒莊之役，我軍以劣勢的軍備擊潰敵人有現代化裝備的幾個師團，此亦無他，乃政治的動員，軍民的合作，前後方打成一片的政治經濟合理有以致之，然而當時之國際形勢不如今日之對我有利，外援也不能同今日比擬，只以我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，故外援雖不濟也未嘗憾事。（華西日報五月七日星期論文）

輕敵疏懈、獎勵走私、互相推諉、大家不管 敵人得以乘虛而入

中原戰事所給予吾人之教訓，厥爲近年來吾人頗有輕敵之心，以致低估敵人之力量，忽視敵人之企圖，因而不無疏懈之處，至令敵人得乘隙而入。（廣西日報五月十一

日社論)

敵人最強大的陸軍，可以說從來不曾真實動用，這一次正就是其動用的開始，因此若泥足於過去戰爭情況，把敵人力量作過低估計，那是非常危險的！(成都華西日報四月二十一日社論)

偷運淪陷區物資，政府並不禁止，還加以獎勵，不過在封鎖綫上檢查收稅而已，如果安逸一夕，檢查也一步步鬆懈起來，上次敵人就是因此通過封鎖綫的，他們二三千人，分別喬裝成棉花挑夫，小販，商人，到「界」時照樣納稅，要多少就是多少，武器藏在棉花內，行李內，舉事的時候，他們混在鄉裡春園時的「耍龍燈」的隊伍中，就這樣不聲不響的混進了華容城，從而發動濱湖的血戰。

洞庭湖乃兩個戰區的界限，指揮管埋上雖懸軒輊，但你以為我注意了，我以為你留了心，因之，你放鬆，我也不用全力，這地便無形中空虛了，一有可乘之機，敵人就尋隙而入，前次如此，此次也莫不如此。(雲南日報一月七日湘西前綫通訊)

士兵面黃肌瘦、貧血夜盲、抗屬忍飢受寒、痛苦萬分

戰士們的生活，七年來，實在一年比一年苦，他們雖深明大義，抱定為國犧牲的決心，爲了爭取勝利，任何痛苦都甘於忍受，但是，今日的問題已不是苦樂的問題，而根

本是營養能否維持健康的問題。近年以來，戰士面黃肌瘦的日益增多，貪血夜盲以及種種營養不良的現象，日益普遍，我們天天喊「一切爲前綫」，而看到戰士們這樣的生括，富在應當慚愧得痛哭流涕！（大公報五月一日社評）

在今年，急待解決的兵役問題仍有很多，對於壯丁避役，尋其根本原因，不外：一、由於士兵在營生活不良的影響；二、由於徵調不平之所逼；三、由於家庭生活之無適當解決；四、由於辦理兵役人員之護庇；五、由於調查登記管理不確實。（新華日報四月八日友聲）

我是陝西軍需局織布廠的技工，因事請假去西安，過郿縣車站的時候，就有幾個兵士形色慌張地來盤問，扯碎了我的路證，硬把我拉下車，到了車站後面，那裏還有幾個小商人和工人也在被盤問，向他們每人要三千元才能放走，有四個小商人模樣的不知給他們多少錢，只聽說不夠，最後把那三個人身上搜了搜說：「滾！」只剩下我和另外三個工人，因為沒有錢，用了多少哀求都不肯放，把我們帶到鳳翔縣北山中，衣服和零用的幾百塊錢都被拿去了，發給上衣和短褲，天哪！冷得要命，開始受訓了。……這真是太沒有法紀了，老百姓太沒有保障了，而且確實是役政敗壞，人人視爲畏途。（新華日報四月八日讀者園地）

六七年來我們看到政府訂出種種優待出征軍人家屬辦法，和條例……但實際說來，